

1990
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
2005
文学卷

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娄底优秀作品选
2005
文学卷

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 文学卷 / 娄底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编.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404-3772-3

I. 娄... II. 娄...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娄
底市-当代②小说-作品集-娄底市-当代③散文-
作品集-娄底市-当代④诗歌-作品集-娄底市-当
代. ⑤评论-作品集-娄底市-当代 IV. I218.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2132 号

**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文学卷
(1990-2005)**

责任编辑: 薛 健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娄底湘中地质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

字数: 515 千字 印数: 1-1000

ISBN7-5404-3772-3

I.2297 定价: 478 元 (全套六卷)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共娄底市委书记

蔡力峰

娄底被誉为湘中明珠是毫不为过的，这里人杰地灵！

说地灵，扬名四海的世界锑都在这里，湖南最大的煤海在这里，湖南能源原材料基地也在这里，还有丰富珍奇的物种资源、悠远深博的文化遗产、魅力四射的名胜古迹，以及如诗如画的青山碧水，通达优越的地理区位……，于是满怀珍宝得天独厚的娄底，便格外神韵漫溢，光彩夺目。

说人杰，这里留下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流连足迹，诞生了世人赞叹的古代神童，走出了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孕育了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还有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英勇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贡献杰出的教育家、蜚声海内外的作家，以及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识见渊博的各界学者……，于是群星璀璨雄才辈出的娄底，亦尤见人文鼎盛，热力激扬。

在这样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自然有着精神创作的不尽源泉，有着作家艺术家的丰厚养料。因此，娄底的文艺创作总是生气盎然，佳作不断。文艺创作者们胸间满装生活，纸上墨气淋漓，为人民群众奉献了大量精神食粮。自娄底第二届文代会召开迄今，随着娄底的改革发展跨入新的进程，全市的作家艺术家们也在前辈文艺家的激励下，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努力做到“三贴近”，矢志辛勤创作，精心培育硕果。

成果需要收集和检视，经验应该总结和拓展。我们自古就有修典传统，而通过选优汇编文艺创作成果，对于优秀文化的积累、流传和文明火炬的传递更具重大意义。这套《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的编辑出版，就是本着上述目的，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经过娄底市文联的辛勤工作，合力打造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此次推出的六卷选本，将娄底自1990年至2005年本土生产的代表性作品，尽量予以收编。应该说，这些作品将与我市以往的优秀作品一起，向人们展示青春娄底颇具特色的文艺风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今日娄底土热风劲，旌摇鼓喧，后发赶超的热浪正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潮汇添壮景。应运而生的这套《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将不仅给历史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还将进一步推动娄底的文艺创作，激励作家艺术家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炽烈生活，拥抱时代风云，以心燃情，以手写心，为文艺园地增添更多奇葩，向人民群众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

是为序。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八日

本卷选编说明

一、本卷由娄底市作家协会在娄底市文联的领导下,负责选编、编排、校对等工作。

二、本卷入选作品为娄底市作者于1990年至2005年公开发表的优秀作品。

三、限于篇幅,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长诗均只存目,长篇报告文学除一部择优节选外,亦只存目。

四、在多种文学体裁中均有佳绩的作者,只选一种体裁作品;每位作者入选作品数量,按篇幅作原则限制。

五、户口关系在2005年底以前迁出娄底的作者,其在娄底期间(1990-2005)的优秀作品,选一篇存目。

六、所有入选作品(含存目),均按作品体裁分类,以作者姓氏笔划排序;散文诗归入诗歌类在分行诗后再作排序。

七、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亦有作者长期外出无法联系,本卷难免有遗珠之憾,还请读者指正。

娄底市作家协会

目 录

小 说

长篇小说

小 牛 秘方	存目
吕金辉(与人合著) 太阳升起来	存目
邹息云 大漠传奇	存目
林家品 野魂	存目
贺辉军 孙悟空的儿子	存目
蔡白玉 红男	存目

中篇小说

小 牛 上路谣	存目
吕金辉 疲软季节	存目
李新吾 师门	存目
林家品 沉重的相思	存目
贺辉军 那一个季节	存目

短篇小说

小 牛 悠悠南风	1
万新厚 老毕和他的.....	9
吕金辉 小小百姓	11
朱剑宇 唱戏的疯子	20
朱惠芳 老张的哲学	26
刘卫平 小小说四题	34
刘美兰 女人就这样把我征服	42
刘朝霞 美女,你好	43
吴中心 吸毒者	50
邱凤姣 风中的梅	53

张包全	将军的隐私	56
肖有亮	七婆的夏天	63
苏松华	羊牯塘纪事	66
李 健	霜天霜地	73
李新吾	小说三题	85
李猷勇	游戏	91
周立新	找不着北	97
胡志英	青草娃娃	104
贺辉军	四十而惑	106
钟冀湖	父亲	115
袁明珊	爱情故事	119
康志刚	隔壁阿二	存目
莫 美	小小说二题	126
徐星明	小小说三题	128
曾晨辉	一条鱼	133
鹏 程	远去的鼓声	135

报告文学

九 土	海啸(节选)	145
李育凡	突围	存目
曾祥彪	爱心无悔	存目

诗 歌

安 敏	悬崖(长诗)	存目
姚作军	今夜星光灿烂(长诗)	存目
龙红年	诗四首	150
白红雪	多么白净的颤栗(组诗)/众鸟飞过饥荒	152
安 敏	奥运·中国(组诗)/相思写意	154
肖 云	诗三首	158
汪志鹏	诗三首	160
李东升	诗三首	163
李 魁	大熊山纪行(组诗)	164
易 安	诗三首	166

陈 军	诗二首	168
夏 宏	诗四首	170
钟毅岗	一个镶钻头的人	172
草 桦	大地与村庄(组诗)/雪语(外一首)	173
莫 俊	诗五首	175
康纪钊	常青藤(组诗)/一个光辉的名字(外一首)	178
梦天岚	诗五首	181
谢惠林	诗四首	184
舒 翼	岁月(组诗)/银广厦,一个坍塌的神话	186
廖志理	组诗二辑	190
王丽芝	散文诗三章	194
艾叶青	文明之光(外一章)	196
李八仙	遥远的村庄	200
剑 峰	龙的中国(外一章)	204
袁艳云	散文诗五章	209
海 叶	联组散文诗三辑	212
曾 冬	唐诗素描(组章)	217
彭 共	灯下漫笔	219

散 文

王志明	散文二篇	222
王 亮	母亲的最后两行清泪	226
孙小孙	散文二篇	231
刘 风	寓言三则	234
伍芬意	散文二篇	236
刘国忠	散文四篇	238
刘银叶	散文二篇	243
安鹏翔	散文五篇	247
邹 明	以梦的方式怀念一个地方	253
余岸辉	家乡的年	255
李述文	去与人们同伍	259
李国毅	散文二篇	260
李晓文	散文二篇	264
张 峰	杂文四篇	268

萧逍遥	散文二篇	273
邹辛蓝	散文二篇	277
杨梅生	西双版纳纪行	280
范精华	散文二篇	286
夏小英	穿越孤独	289
赵文玲	散文二篇	291
赵颖艳	走近凤凰城 走近沈从文	296
赵燕飞	散文三篇	298
晏西征	长眠消尽古今愁	301
高德华	散文二篇	304
谢文生	走读新化	307
谢新茂	散文二篇	309
童 丛	散文二篇	314
游宇明	散文三篇	318
蔡白玉	散文二篇	321
谭中华	散文二篇	323
魏 旭	散文二篇	327

文学理论

王宗凡	鲁迅“曲笔”索解	330
成远镜	从三种意境误读看意境的重构	336
李德仁	评论二篇	342
谢复心	评论二篇	352
存目简介		356



小牛 本名
张小牛，男，
湖南武冈市
人。已在《人
民文学》、《当
代》、《中国作
家》、《十月》、
《人民日报》、
《羊城晚报》、
作家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

社等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近三百万字，多篇作品获奖、被各种选刊转载、入选多种选集；并创作电视剧两部被拍摄播出，其中六集电视连续剧《女子乘务组》获第二十三届飞天奖。现供职娄底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及长篇小说委员会委员，娄底市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娄底市“新世纪 252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员。

小 牛

悠悠南风

就又要讲起我们那小小县城了。小是小，韵味却足得很，古塔城墙吊脚楼，凉粉甜酒卤翅摊，你若是去了，一路看着吃着脑壳里就有支悠悠摇摇的曲子在流。当然更悠悠摇摇的还是船老板唱的歌。

那歌实实在在听起有味。就像一股悠悠南风拐着弯儿吹。喉咙也好，发音吐声，像黄鳝出洞一样圆润滋溜。光用耳朵听你绝难相信那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而且穿得邋里邋遢，而且是个跛子。但你如果碰见这位跛子，便又会觉出，那跛也跛得别有风采：两条腿长短倒是一致，站着看不出，走起来右腿硬硬不好弯，从后往前划着圆圈走，身子就一摇一摆。小城人自有小城人的特殊“艺术感觉”，于是有人将那划圆圈的右腿比成了“桨”，

“船老板”的大号就这样出来了，弄得真名倒没几个人晓得。

也着实叫人佩服。一摇二摆不怕累，整天弯街深巷划着船走，肩上还驮一担箩筐，盖着盖，从一只筐里长长地伸一根秤杆出来，秤杆上还粘一片鸭毛或者鹅毛。于是，你终于听得出来了，他是在吆喝：

“收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

是个收毛的。

我们那地方鸭多鹅多。鸭是丝鸭，鹅是铜鹅，都是蛮好的品种。那年香港《大公报》上有张照片，满河的鹅鸭游得气势磅礴，就是县文化馆一个搞摄影的在城头南门河边拍出来的。

照片都进了香港，鹅鸭不进香港就没得道理了。外贸公司便年年忙得很。但小地方人又蛮重口福，好鹅好鸭不能全给别人吃，于是办喜来客家人团聚什么的，桌上摆出清燉鲜鹅汤或是炒血酱鸭便是经常的了。

吃鹅吃鸭当然就剩下毛，这便有了一年到头在弯街深巷摇来摆去的船老板，也就有了一年到头在弯街深巷悠悠摇摇唱歌一样的吆喝。

小城的人家，远远地一听那吆喝，家里有毛没毛的都要点点脑壳：船老板来了。等那一摇一摆的身影出现，有毛的用筛子端了迎上去，一脸的眯眯笑。有那妇人还一步三摇学一腔：收嘞——拿了来——喏，拿来了。”细伢崽上学放学，时不时会在路上尖起喉咙唱一句：“收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唱得脑壳一伸一伸书包一跳一跳。至于西门巷的彭四婆，那故事简直有点迷信了，说是让女儿接到广州住的几年里睡不安吃不好，一口牙齿越发厉害地掉，只剩了右边两颗座牙，却又常常百药不灵地痛，硬是想回来了，捂着右边腮巴刚下车就远远听到船老板吆喝，牙齿竟然立马不痛。于是以后只要一痛起来彭四婆就想听这吆喝，只要一听这吆喝苦瓜皮一样的脸就熨帖了。

当然，不喜欢这吆喝的也还数得出一个：莲妹子。莲妹子人跟名字一样，地地道道一根细细长长白白嫩嫩的莲藕。一笑起来两排牙齿整齐得石榴籽一样。不过不常笑，在光明百货商店的柜台后面始终亭亭玉立，睫毛长长眼珠黑亮，很矜持很高贵很优雅地似望非望地面对柜台前的人们，一如尊神眼观众生。柜台面前，有人是来买东西的，也有人来专门瞻仰她的。后者当然一色的年轻伢子，装着看商品问价钱。莲妹子慧心明察诸般邪思、心火、敬

意，也就更加亭亭玉立。神情、姿态也都更显得超凡入圣了。莲妹子眼睛里到底有谁呢？其实，她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应是有个谁了，反正既要英俊潇洒又要有身份有学问还要有钱。不过这样的人突然一天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他看不看得上莲妹子呢？这脸模子这身条子都很亮眼是无疑的了，学问是高中身份是营业员在小城也是蛮不错了，于是剩下的问题就落到爹头上。人家会不会嫌爹爹呢？

莲妹子的爹就是船老板。

你想想看，一个那样出色的妹子，身后却有个收毛的爹，而且穿得邋里邋遢，而且是个跛子，整天弯街深巷划着船，扯起颈子吆喝个不停，这怎能不让高贵女神也落一块心病？！

莲妹子当然就要最怕听到爹的吆喝了。

船老板四十来岁了才有婆娘进屋，生个女儿刚带到会走路一场大病躺到山坡上去了，这独生女儿自然要成宝贝。宝贝靠他收毛养大了，养得标致出色，心里自是一番骄傲得意，但宝贝现在讨厌爹收毛了，船老板只好不从女儿商店门口过路，不在女儿听得到声的地方吆喝。如今时兴羽绒服，鸭毛鹅毛一再提价，收毛的油水已经日见丰厚起来。这好处，女儿或许其实也懂得，因为每当他把钱给她买高级服装，高级化妆品时，便见她嘴里那石榴籽一样的牙齿露出几粒来，这对船老板做父亲的心田也是一种滋润。

于是，在女儿听不到的地方，那吆喝是更加地悠悠摇摇有滋有味了。

可是就有一天，船老板正吆喝得悠悠摇摇有滋有味时，猛地一个声音从隔壁巷子里蹿起：

“哪个有鸭毛鹅毛么——”喉咙老粗调子笔直，山上滚下个大石头一样。

船老板脑壳里打个大桩：哪一个呢？急急忙忙拐过去看，眼珠一下就鼓起了：一件“夏の汗”一条牛仔裤再加一张刮瘦的脸。那不是猴子么！

猴子跑过来：“向你老学习了哦。”一脸刮瘦的笑。

船老板眼珠一动不动。放着邮电局职工不做来学习我？未必这弯街深巷整天串比踩单车送信松快！还喊得颈根发胀一鼻子汗！

猴子紧跟着解释了：“几十块钱没干头，不如来收毛。如今这毛越收越有收头了是吧？”

船老板晃晃脑壳，为猴子惋惜：“工作不要了？”

那薄薄嘴巴立即做出个鄙薄：“工作？先停薪留职。干出路了干脆辞它娘的！”还拍拍“夏の汗”。

船老板再没做声。女儿嫌爹没工作收毛失了脸，这里却有人不要工作来收毛，世事难测！

这猴子是莲妹子的初中同学。船老板当天回去就把这事告诉了女儿。女儿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没料到却带来个大威胁。猴子成了船老板的竞争对手。一连几天碰到猴子，船老板都不正眼瞧他。听着那老粗笔直山上滚石头一样的干嚎他嘴角重重往下撇，撇过后再悠悠摇摇唱一句：“收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

可是没过多久船老板就发现猴子的箩筐里，那毛竟然比他的多起来。世上真出怪了，收一辈子毛的还比不上一个“夏の汗”？

猴子仍然一脸刮瘦的笑。

船老板当然就有点悻悻。终于在彭四婆那里查到原因。彭四婆门边的网眼筛里明明

粘着两片鸭毛，却摇着脑壳说屋里好久没杀鸭。还用力瘪嘴巴，肯定座牙好久不痛了。船老板就说时迟那时快地一下摘过两片毛来，指出这是头天才杀过的鸭。彭四婆顿时就支吾起来。原来她刚才把毛卖给了猴子，因为猴子的价钱每两比他高五分。

猴子竟然抬价五分？废品公司的毛价最近也才提了五分，船老板不相信猴子停薪留职是来学雷锋。果然很快又叫他晓得了，猴子收的毛根本不送废品公司，他哥哥那个地区服装厂改为羽绒制品厂了，他收的毛有哥哥开车来拉到那里去，价格比废品公司高得多呢。

船老板当然也不能把毛送到那里去，他跟废品公司是老关系了不能不讲情义，像彭四婆一样。

只有早出门一点，勤转悠一点，抢在猴子前面把毛收了去。

这办法效果还是有。只是划船的动作节奏快了，那吆喝的节奏也跟着要快，悠悠摇摇的韵味少了蛮多。

猴子却又不嚎了，换了一台手提式收录机，搁在箩筐上热闹得很，蹦蹦跳跳咚咚哒哒，夹着喊天喊地的“一无所有”或者“好酒好酒”，好不招摇！船老板嘴巴撇得更厉害：这是做生意收毛呢，还是开扭屁股的舞场呢？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承认，这七响八吼的收录机倒是催得人脚杆子搬个不停的。那双猴子脚再配部这样的收录机，船老板是无论如何快不过他了。

于是收一天毛下来就有点周身发酸，一双腿软得跟泡过的面条一样。躺在床上那床板就会响到天亮，到第二天出门吆喝起来便显得中气不足了。

女儿斜过眼睛来：“爹，还到处串个什么

啰，这么大年纪。”到底心疼爹。

船老板嗯嗯嘿嘿，仍旧出了门。串了一辈子如今油水大了反倒不串了，哪能心甘？而且收一辈子毛如今倒又收不过猴子了，这口气也无论如何咽不下呀！

猴子反倒来致敬了：“你老硬是黄忠同志不服老啊！”刮瘦的脸上挤出不阴不阳的表情。

船老板横一眼过去。黄忠不黄忠还不得轻易败在你手下！

猴子又眯眼：“晓得么，毛价又要涨了。”

又要涨了？船老板眯起眼。这倒是个好消息。脚杆子悄悄抖了抖。

“我倒是不想这样串来串去了。”猴子又眯眼。还扯扯“夏の汗”。

船老板眉头一跳，立即警惕起来。哪有毛价涨了倒又不想串了？休想鬼话蒙人！

没想到猴子真的不见了。

船老板好生奇怪。这猴子还确实有点摸不透哩。不过没了那七响八吼的收录机没了那刮瘦的脸，从耳朵到心里都舒坦多了。船老板的吆喝又悠悠摇摇有滋有味起来。想起这越来越大的油水尽自己饱饱地捞，那吆喝里还透了丝丝喜气。

然而这松快只保持一两天，忽地便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出好些个收毛的来，男的的女的少的都有，全都驮一担有盖的箩筐，从一只筐里长长地伸一根秤杆出来，有的喊，“哎——有毛没有啊！我这里好价钱啊——”有的喊：“喂喂喂——快快拿毛来哇！老少无欺哇——”有的喊：“收毛收毛收毛呐——拿来拿来拿来哟——”还有吹个哨子的：“囉囉——鸭毛鹅毛！囉囉——鸭毛鹅毛！”那场合就跟打仗一样。

船老板足足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划船也

就更加紧急。

两条巷子没串完，船老板出气粗起来。脚杆子受苦不说，更恼火的是喉咙，这急忙忙的，那调子怎么也跟不上节拍啊。可箩筐里，毛薄薄地躺在里头可怜得很。一番紧张考虑，船老板终于决定：提价五分。

于是，吆喝立刻修改了：“收毛嘞！拿来了！一两毛加五分嘞！”

调子雄赳赳的。心里却辣辣地疼。

等到晓得猴子在家开了个“收毛站”，那帮打仗的全是他派出来的时，这疼更加辣辣的了。难怪猴子不想串，要捞大油水了哇！

船老板咬了牙，这油水无论如何不能让猴子全捞去。一连几天船老板连中饭都顾不上吃了，弯街深巷急急地窜，吆喝也越发的激动。一急就冒出这样一句吆喝：“喂喂喂——哪个屋里还有鸭毛鹅毛么！”声音一出自己也惊一跳，这吆喝不成了他们的了？脑壳里又一转，管他呢，他们收毛还不是学我？于是干脆将吆喝彻底改了过来。

这天，船老板正要从彭四婆屋后的巷子过，猛地墙上伸个脑壳出来，表情和声音都急急火火地：“船老板，我娘喊你来收毛嘞！”是彭四婆的崽。船老板脚下一顿脑壳里便打个桩，自从看穿了彭四婆，再不对她抱希望的了，何况她家门口正在修路难走得很。

船老板好不艰难地穿过那稀稀烂烂的路，一眼看到彭四婆倚在门口一把椅子上，两只手一齐捂着右边腮巴。

“聚了好多毛了……”彭四婆哼哼唧唧吐词不清。还哀怨地瞟船老板一眼。

船老板顿时感动起来。门边那只网眼筛里满满一大筛毛，赶紧就嘿嘿笑着去端毛。

“呜呜呜！”彭四婆用力晃着脑壳，苦瓜皮

一样的脸愤怒起来。

船老板眨几下眼，木住了。

“我娘说过了，要请你退转去，像往日收毛一样吆喝着进来。”那蛮孝顺的崽就在一边解释，又加一句，“我娘喜欢听你先前那样吆喝呢。”

“那要得，那要得。”船老板赶紧又摇摇摆摆从稀烂的路走回到巷子口，清一清喉咙，吆喝起来：

“收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

自己也觉得神爽气足。虽然脚下好不艰难，但凭那满满一筛毛是该多喊几遍的。

彭四婆双手从右边腮巴放下来了，苦瓜皮一样的脸一片安详。

毛足足七两。还不要加价钱。还说以后有毛还留着。只是叮嘱船老板把过去的吆喝彻底恢复起来。

彻底恢复起来？船老板离开好远了才晃晃脑壳，收你这七两毛我就够了？，看看箩筐，赶紧又扯起颈子喊起来；“喂喂喂！哪个屋里还有鸭毛鹅毛么——”

然而又有反对这吆喝的了。莲妹子。

莲妹子那双睫毛长长珠子黑黑的眼睛大大瞪起来：“爹，你是在催毛还是在讨毛？喊得那样起劲生怕不晓得你是个收毛的一样！”

船老板这才意识到只顾跟人家争，忘了在女儿听得到的范围内应该悄悄的了。

不过到底是女儿，瞪过眼睛后又从网兜里拽一对猪蹄出来。船老板眼里差点要湿，女儿是看他辛苦给他补脚劲哩。

莲妹子也确实可怜爹太辛苦了。眼见老爹毛收得一天比一天少，人一天比一天瘦，莲妹子深深叹一口气。

就在那气叹过几天后，船老板跟人家抢着进“好有味餐馆”去收毛，在湿漉漉滑溜溜的厨房里摔一跤扭伤腰了。医生说至少一个月下不得床，至少一年走不得远路。

莲妹子又是熬药又是做饭叹一口气又叹一口气。那白白嫩嫩的脸就越发地动人起来。船老板望着女儿那张脸好不心疼，只怪自己不听女儿话连累女儿了。

于是就恨“好有味”的湿地板，又恨那打仗一样跟他抢毛的人，最后恨起猴子来。

恨也好眼红也好都没用了。船老板就久久地摇脑壳。

医生的话也实在准。船老板真的一个月下不了床，真的一年走不了远路。不愿悠闲，只得悠年。

这一年，他每天吃饭，喝茶，看电视，顶多还一手撑着腰慢慢出去看看风景，散散闷。小城在他的悠闲中显出了变化：那老大一坨城墙石撬下好多去砌了贸易大楼的门面了；那吊脚楼也正在拆除要建一个长长的沿河商场了；古塔虽还照样耸立，但脚下立起一家造纸厂了；一座高高烟筒与古塔比势，原来肃穆威武的古塔已不起眼了。

看着小城的变化，船老板突然一下意识到自己也老了。于是一番深深嗟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累到头了，存折上的钱足够女儿嫁妆热闹的了。可这女儿的大事没着落，心里就这桩事总也放不下。

女儿像晓得爹的心思。这天，莲妹子膘膘爹，先是说猴子如今穿上进口西装了，一身雪白笔挺帅气得很。船老板只唔一声。“夏的汗”换西装也还是一张刮瘦的脸。莲妹子接着说那脸也胖好多了。船老板又唔一声。油水捞足了哪个不想胖。莲妹子继而说那人也确

实厉害,收毛站改“SXZH 羽毛公司”了。船老板脑壳里打个桩,那是个什么东西?莲妹子紧接着解释:就是“上下纵横羽毛公司”。“SXZH”是“上下纵横”四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主要取个洋味。船老板就撇撇嘴,你猴子也干脆取个洋味名吧。莲妹子又解释“上下纵横”,说猴子的收毛队伍老大了,已经发展到农村和邻县,连废品公司收的毛都卖给他了。他的计划是要把周围几个县的毛都收拢来,他如今的销路是深圳一家外商办的羽绒制品厂了呢。船老板也有点惊奇,居然连哥哥的厂里都不送了?莲妹子说他哥哥都辞职给他开车运货了呢。说完这些,莲妹子瞟瞟船老板,最后才透露重要信息:猴子还问她愿去给他当秘书么,月薪三百元。

船老板到这时才猛地绷起一根筋,眼睛盯住女儿:“当秘书?怕是想打你主意了吧?”

真是一针见血。莲妹子脸上立即娇羞起来。

船老板赶紧抓住女儿的手慌忽就如深水救人:“你,你也对他有意思了?”

莲妹子重重摔开爹的手,脚一跺:“哪个有意思嘛哪个有意思嘛!”细腰一扭,还想说什么,却只张着嘴巴木了好一阵,突然哇地一声哭,抖着肩膀跑出去了。

船老板望着门外,痛心疾首。最后重重叹一口气,走到床边,仰面朝天倒下。倒下老半天又突然爬起来,急急忙忙走出门去。

怕就怕女儿跑到猴子身边去了!

真是世事难测。刚刚走出门口,女儿回来了。还带个高高挑挑头发老长的男人,三十多岁。莲妹子一点不像才哭过,眼里放光。

“爹,这位是地区太空歌舞团的著名歌星洪伟先生!”

著名歌星?船老板脑壳里正要打个桩,那著名歌星扑过来了,握住船老板手拼命摇:“可找到了可找到了!哎呀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哪。”

船老板好不容易挣脱手把他让进屋里,摇着发酸的手腕。仔细想,这位先生究竟要“得”自己什么、“得”到自己什么啦。

莲妹子一边忙着给著名歌星搬凳倒茶,一边忙着向爹说明,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刚才她离开家跑到古塔下独自坐着,这位洪伟先生来了,在她面前连连摇脑壳,说古塔的韵致全给破坏了,全给破坏了。可惜?可惜。莲妹子盯住他,猛地记起去年地区太空歌舞团来小城演出,那个唱“一无所有”唱得满场狂吼的好像就是他,一问,果然就是。莲妹子顿时就激动了。能与著名歌星面面对,双影并立,这实在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莲妹子心灵嘴巧,赶紧问洪伟先生今晚是否演出?能否弄张票让她再陶醉一番。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洪伟先生却摇摇脑壳。说:这次是来寻找一样东西,没想到,那东西没得了。莲妹子忙问他寻什么?洪伟先生说,他从刘欢唱的《磨刀老头》受到启发,想起在这里听过的一种吆喝,如果写进歌里一定比刘欢更叫彩,说着还模模糊糊学着哼了一下那吆喝。莲妹子一听就拍手叫起来,告诉他,你算运气好,那吆喝声就是她爹的呢!于是洪伟先生喜出望外跟她来了。

洪伟先生脸上还在喜出望外,坐在船老板对面,欣然问道:“老伯伯你听过刘欢的《磨刀老头》吗?”

“听过的听过的。电视里常常有呢。”莲妹子抢着回答。

洪伟先生唱一句:“磨剪子嘞——锉菜刀——”

船老板一拍脑壳:“这个呀,听过听过。就

是那个不知道不知道的嘛。”

洪伟先生气宇轩昂，侃侃而谈：“这歌就好好在把西方摇滚音乐和中国民间文化糅在了一起。但缺点是摇滚味太浓了！现在粗犷狂烈的歌太多了。我要出个新，把你的吆喝写成歌，前头节奏狂烈欢快，到后面猛地打住，来个悠扬舒缓的吆喝，像悠悠南风拐着弯儿吹……嗨！这次省里的‘芙蓉杯’通俗歌手大奖赛我一定能拿大奖上电视！”洪伟先生风度翩翩地说着，一脑壳长发乱甩。

莲妹子把茶杯捧到他手里，满脸钦慕。

船老板连连点着脑壳。这番话听不大懂。但人家看重他吆喝，无论如何是个高兴事，还要写进歌里去更叫人高兴了。他站起来，“你听着，我这就给你吆喝。”

“慢、慢，我得录下来。”洪伟先生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个袖珍录音机。

船老板咳咳喉咙，想了想又去寻箩筐。把味道吆喝足就得什么都配起来才行。

莲妹子手忙脚乱帮爹的忙。

箩筐驮在肩上，船老板又咳咳喉咙。在堂屋里一摇一摆转着圈走起来，嘴里亮亮地吆喝：“收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

第二次看见洪伟先生是在电视里了。船老板夜里到街上卤翅摊买了两只大鹅翅回来，正在一路走一路嗅着大鹅翅觉得它们不如过去香了，突然听得一巷子的电视机都在唱歌。他朝旁边一间屋里瞥一眼，脚一顿停住了：那不是洪伟先生么？一身青丝绸衣服亮得晃眼，对襟布纽扣上衣敞开着，唱得满脑壳长发飞扬。

“……都舍得穿了舍得吃喝，那鸭毛鹅毛是越来越多。我欢快地走来悠悠地吆喝嘞：收

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

船老板差一点就叫起来。难怪是著名歌星，唱得太好了！后面这吆喝跟他的一模一样，像股悠悠南风拐着弯儿吹。他赶紧走到门边，睁眼盯着洪伟先生，周身热水泡着一样。

洪伟先生还在唱：“……这弯街深巷像一盘磁带，把城市的声音都录成了歌，我听着自己的吆喝好有味嘞……”

当然有味！船老板心里喝一声，放开喉咙就和上去：“收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

一屋子看电视的都惊一跳，全扭过脑壳望住他。突然又爆一片掌声欢呼声出来。

由船老板的吆喝变出来的《收毛歌》很快响彻小城。尤其那些小哥哥们爱唱得很。船老板实在兴奋，脸上一天到晚红彤彤的。

莲妹子也兴奋，告诉爹洪伟先生还给她来了信，说他的歌得了一等奖有她一份功劳也有她爹一份功劳，还一定请她代问她爹好。

船老板望着女儿艳若桃花的脸连连点脑壳。他不晓得洪伟先生在信里还对女儿说些什么。不过那天洪伟先生还是蛮爱对女儿多看几眼的。虽然他已经晓得洪伟先生离过婚又比女儿大十多岁，但著名歌星总比那猴子强上天了！

一想起猴子，船老板又要打冷笑。听女儿说，他那“SXZH”门口的大音箱里也在唱《收毛歌》呢。

他感到得意，得意之余，却又愤然：拿我的吆喝装门面？这事，我有权也一定要干涉一下。

猴子正在门口一身雪白笔挺地站着，指挥人往门里搬一个个纸箱。那纸箱上画着手提式收录机。

船老板不晓得猴子又做什么生意了。不管他，挺着胸脯摇过去，指着门口挂的大音箱：“这歌你不能放啊！”

“为什么？”猴子客气地问。

“是哪个的吆喝嘛？”船老板昂着脑壳。那音箱里正好在吆喝。

“哦——”猴子笑了，“洪伟唱《收毛歌》呀。”

“是我的吆喝！”船老板喉咙粗了，“我的吆喝不给你装门面的！”

“嗨？你什么时候钻进磁带里去了？”猴子喉咙也粗起来，瞪起了眼。

莲妹子及时赶到，拉了爹就走：“爹，跟这号人争什么！”还狠狠斜猴子一眼。

船老板仍然忿忿：“我的吆喝能给他？”

莲妹子咂了一声长长的，摆了个蛮好的道理：“爹你应该这样看问题，这正说明人家服了你，拿你做光彩嘛。”

船老板想一想，这还差不多。脸上才好看一些。

第二天，船老板脸上更加好看了。

门口有支《收毛歌》在唱，将他的吆喝一路悠悠摇摇唱过去。他赶紧出门去。一个收毛小伙子在箩筐盖上搁了台手提式收录机。

船老板喊起来：“喂——收毛的小老弟。”

那小伙子赶紧转过身子，“有毛？”急急走回来。

船老板指指那收录机：“猴子给的？”

小伙子瞪起眼：“猴子有这份大方给个百

多元的收录机？那人做生意是个猴屁精呢，从厂里搞了批便宜货，鼓动收毛的买，说是‘一曲收毛歌，收毛多又多’。买的还真不少。都卖到邻县去了呢。”

船老板盯着收录机摇脑壳：“猴屁精真是个猴屁精！”

“不过买也买得，优惠价外搭一盒《收毛歌》磁带。一路放着人又轻松收毛效果又好又有味呢。”

莲妹子出门上班去，骄傲地向小伙子插一句：“晓得么，这歌是洪伟先生根据我爹的吆喝写的。他还给我来了信要我向爹多多致谢啦！”

“是——吗！”小伙子眼睛嘴巴全惊异起来，“我从乡下来难怪不晓得哇。这么讲你老也是收毛的了？怎不见你老呢？”

“在家歇息歇息。就要出去的了。”船老板微微点点下巴，很有风度。

当然要出去的了。哪怕腰杆子疼。哪怕只收到彭四婆一家的毛。

箩筐洗得竹青，扁担抹得溜光，秤杆擦得锃亮，连邋里邋遢的衣服也彻底换过。船老板意气风发一摇一摆出了门。脑壳一昂，嘴巴一张，一股气就悠悠摇摇冲出喉咙：

“收毛嘞——拿了来——鸭毛鹅毛都收嘞——”

（原载《人民文学》1990年第3期，1991年被江苏省戏工室改编成小戏并获“佛山杯全国戏剧剧本征集大赛”优秀剧本奖）